

贪欣误

(明) 罗浮散客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贪欣误/ (明) 罗浮散客著 . -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 .
1999.9

(中国禁毁小说百部)

ISBN 7 - 80094 - 732 - 7

. 贪 罗 话本小说-中国-明代 .
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3814 号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存 6 回。题“罗浮散客鉴定”。明刊本，卷端题“新镌绣像小说贪婪欣误”。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上叙杲山王基，娶妻安氏，年愈不惑，虽家产富有，无子承嗣，心下黯然。王基纳柳柔条为妾。柔条生子，取名宜寿，王基甚爱母子。安氏见之，妒火中烧，难容柔条，欲将其逐出家门。柔条盼王基能主公道。未料王基惧内，见安氏怒火，忙躲往他处。柔条无奈，于凤凰山古庙栖身。日夜思想安氏暴虐，悲愤交加，仰天呼号，竟过二十年光阴。柔条悲声终上达天庭梓童帝君处。帝君耳闻悲歌，心下凄恻，感其遭遇，欲救柔条脱离苦海，遂托梦于宜寿。时宜寿已长大成人，娶妻立业。宜寿得梦，赶往凤凰山，果见梦中人言及的女子，上前相认，一家人就此团圆。又叙山东东昌府女子云来姐有异能，能破法阵。时邻居段昌外出，其母思念，求石道明课卜。石步阵算卦，断言段昌当夜三更时分当压死于

碎砖之下，段母闻之，痛哭不已。云来姐怜其哀痛，代为解襻，段昌幸免于难。石又为乌有课卜，言其当月十五日暴病身亡。乌有遂向云来姐求救。云来姐授其解法，乌有得以增寿。云来姐屡破石道明法阵，石甚恨，欲害之，终枉费心机，反遭所辱，悻悻归去。

目 录

八 段 锦

第 一 段	惩贪色 好才郎贪色破钞 犯色戒鬼磨悔心	(5)
第 二 段	戒惧内 大好汉惊心惧内 小娇娘纵情丧身	(18)
第 三 段	赌妻子 为吝财烧妹遭殃 因爱赌媒妻幸富	(29)
第 四 段	对不如 何瞎子听淫捉汉 火里焰远奔完情	(38)
第 五 段	儆容娶 浪婆娘送老强出头 知勇退复旧得团圆	(46)

第 六 段	悔嗜酒	
	马周嗜酒受挫跌	
	王公疏财识英雄	(54)
第 七 段	戒浪嘴	
	小光棍浪嘴伤命	
	老尼姑仗义报仇	(62)
第 八 段	蓄寡妇	
	多情子渐得美境	
	咬人虎散却佳人	(72)

贪 欣 误

一	回 · 王宜寿	
	生儿受尽分离苦	
	得梦寻亲会合奇	(83)
二	回 · 明青选	
	说施银户限	
	幻去玉连环	(92)
三	回 · 刘烈女	
	显英魂天霆告警	
	标节操江水扬清	(107)
四	回 · 彭素芳	
	择郎反错配	
	获藏信前缘	(121)
五	回 · 云来姐	
	巧破梅花阵	(135)

六	回 · 李生、徐子 狂妄终阴籍 贪金定损身	(150)
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生 花 梦

第 一 回	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	(163)
第 二 回	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	(177)
第 三 回	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	(192)
第 四 回	太守为怜才公堂鞫鬼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	(206)
第 五 回	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	(221)
第 六 回	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	(236)
第 七 回	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	(251)
第 八 回	东园赓雅调自许同心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	(265)
第 九 回	白公堤青天遭霹雳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	(278)
第 十 回	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 豹尾关两鹑裳权成双伉俪	(292)

第 十 一 回	非奸细计赚白衣军 是夫妻误认绿林妇	(306)
第 十 二 回	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	(320)

一回 · 王宜寿

生儿受尽分离苦 得梦寻亲会合奇

千重肌血受胞胎，十月怀耽岂易哉。
情实片言违主意，羁栖两纪受身灾。
不因梦里腾云去，争得山边避雨来。
子母如初天理在，晚生甘旨且相陪。

人生一夫一妇，名为一马一鞍，娶了姬妾，便叫做分情割爱。但娶妾的甚有不同：有一等富贵之家，专意贪图美色，纵欲求欢，不惜千金买娇娥者；有一等膝下无儿，希图生育，多置媵妾，不仅仅思供耳目之玩者。无奈妇女之流，不识轻重缓急，一味吃醋研酸，做出许多榜样。那为丈夫的，一来爱惜名节，二来以妇女不好十分较量，渐渐让一个惧内的头目成了。

我朝有个总兵，姓纪名光，号南塘，是个当世名将。灭虏寇，杀倭夷，无不指挥如意；遣兵将，相形势，何尝差错分毫。不合当日把个公郎做了先锋，临阵偶然失事，军实难

庇护，就学那韩元帅斩子的故事，将来绑出辕门，枭首示众。夫人不及知，不曾出来力救，闻之，止有悲痛哽咽，怨恨不已。后无子嗣，再不容他娶妾。总兵杀了亲儿，也难好对夫人强求，但隐忍畏缩，无后承宗，怎免得不孝之名？古语道得好：娶妾谋诸妻，必不得之数。怎使守定死路，不去通融？遂私立别馆于外，另娶娇娃，连生二子，渐已长成。

一旦，总兵六旬，大张寿筵，亲朋毕集，一时高兴，私令两个儿郎，假装做朋友之子，家来祸寿。夫人年老无儿，看见甚是欢喜，引他在膝前嬉耍，这两个儿子忘其所以，不觉顺口叫出一声“爹爹”来。夫人随即怒目圆睛，说道：“这孩子好没分晓，别人爹娘，如何胡乱称呼！”内里丫环也有预知是老爷公子，口快的露个风声，就如火点百子爆，咕咕聒聒，吵闹惊天，吓得两个小官人，没命的望外边一道烟溜了。夫人急忙传令，打轿亲追。还亏了总兵平日军威严肃，无人敢来凑趣，只在衙内如春时雷电，轰轰寻个不已。正是：

闺门只听夫人宣，阍外才有将军令。

幸喜得无无绝人之路，遇着夫人嫡弟正在标下做参游，早来称贺，总兵急促里，就在他身上讨一个出脱法子，道：“我因乏嗣，行权娶妾，今得子全家。汝姊不谅，又做出这等丑模丑样，真欲绝人祭祀！汝速去调妥：母子全收，策之上也；留子去母，策之下也。二者不可得，我决当以死争。先杀汝一家，大家都做绝户罢了！”

其弟正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委委曲曲，在夫人跟

前再三劝解。夫人只当耳边风，那里肯听？参游计无所施，只得下跪哀泣，说到“戮辱全家，父母不得血食”，略略有些首肯。参游登时回覆，即令一妾领了二子，一同进见。夫人尚逞余威，将妾痛责逐出，自□其子。总兵已先布置在外，仍旧将妾寄养，上下瞒得不通风。后来夫人去世，迎归同住，母子团圆，一生快乐。若使总兵终于惧内，不思活变，那得个儿子来庆生？后边若没个母舅做救兵，这娘子军发作，便大将也抵不住，大丈夫反经行权的事，定要相时，自立个主意，决不可随风倒舵。

今说个果山之隅，有一个富翁，姓王名基，表字厚重。家中积金巨万，积谷千仓，生平安分，乐守田园。娶了个妻室安氏，是个大族人家，有几分姿色，但性格严刻，又兼妒忌，十余年来，惟知：

鸳鸯稳宿销金帐，忘却生儿续后昆。

王基虽然有些惧内，儿子毕竟是心中要紧的，背地忧愁，闷闷不乐，每动念娶妾，又退缩不敢即形口齿。看看四十岁到来，须鬓已成斑白，亲族都来庆生，设席款留附饮，便乘醉淘洗心事，睨其妻说道：“我和你二十余年夫妻，口不缺肥甘之奉，衣不少绮罗之服，可谓快活过了半生。只是膝下半男只女都无一个，留下这许多家私，谁来受用？我们这副骨头，谁来收拾？死后逢朝遇节，谁来祭享？”两人说到伤心刺骨，到悲悲戚戚起来。安氏尚有大家风味，得一时良心发现，便道：“你如今年力未衰，尽可寻个生育，不必如此悲啼。”

王基听得，千谢万谢，忙忙走去，叫个媒妈妈替他讲说，寻个偏房。安氏私下密嘱：“不要寻了十分娆妖出色的。”媒妈妈领命而去。访得一个人家，姓柳，有女名柔条，年纪方才一十八岁。容貌端庄，举止闲雅。但见他：

眉儿瘦，新月小，杨柳腰枝，显得春多少。试着罗裳寒尚早，帘卷珠楼，占得姿容俏。

翠屏深，形孤臬，芳心自解，不管风情到。淡妆冷落歌声杳，收拾脂香，只怕巫云绕。

只是人家中等，父母都亡，高门不成，低门不就，惟恐错过喜神，正要等个主儿许嫁，加之媒婆花言巧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自然一说就成。择日下些聘礼，雇乘花轿，娶过门来。王基一见，果然是：

妖冶风情天与措，清瘦肌肤冰雪妒。
百年心事一宵同，愁听鸡声窗外度。

安氏见之，口中不语，心内十分纳闷，好似哑子吃黄连，苦在心头谁得知？王基也只认他是紧惠的，私下与柔条乘间捉空，温存体贴，周年来往，喜得坐妊怀胎。安氏要儿心急，闻知有妊，解衣推食，毫无吝惜；祈神拜佛，无处不到。至十月满足，催生解缚，一朝分娩，果然天赐麒麟，满家欢天喜地。方显：

有个儿郎方是福，无多田地不须忧。

安氏急急去寻乳母，将来乳哺，日夜焚香祷祝，只求长大成人，取名宜寿，字长庚。那柔条亦思得子可以致贵，何尝虑着不测风波？彼此忘怀，绝不禁忌。

忽一日，抱儿坐在膝上，与王基引诱嬉笑，安氏走过觑见，来到房中，想道：“我与他做多年夫妇，两个情深意笃，如胶似漆，不料如今这东西，把一段真情实意全都抢夺。日间眉来眼去，实是看他不得，夜里调唇弄嘴，哪里听得他过？如今有了这点骨血，他两人越发一心一路，背地绸缪。儿子长成，一权在手，哪有我的话（活）分？不如留了孩儿，打发这东西出门，不特目下清净，日后儿子也只道是我亲生，专来孝顺是稳的。”口与心中思量停当：

先定分离计，来逐意中人。

一日，对着柔条说：“我向因自己肚皮不争气，故无可奈何，讨你借个肚皮，生个儿子。今儿已及周，乳哺有人，你的事已完局，用你不着了。我拣选个好人家嫁你去，一夫一妇，尽你爱用，免得误了你半生。”柔条一时闻言蹙额，对主母道：“娶妾原为生儿，妾如不孕，去妾无辞；今有儿周余，如何有再嫁的道理？妾又闻女训云：‘好女不更二夫。’妾虽不肖，决难奉主母命。”安氏尚道他是谦词，又对着他说道：“俗语云：‘只碗之中，不放双匙。’又说：‘一个锅里两把杓，不是磕着是蹦着。’我和你终在一处，必至争长竞短，不如好好开交，你可趁了后生，又可全我体面。倘执拗不从，我却不顺人情，悔之晚矣！”柔条泣曰：“身既出嫁，

理无退转。儿已庆生，逐母何因？生死但凭家长，苦乐不敢外求，惟愿大娘宽容。”安氏听他不肯去，如火上加油，焦燥了不得，即将柔条首饰衣衫尽情剥去，竟同使婢，粗衣淡饭，略无顾恤，不过借此勒，要他转一个出嫁的念头，谁知他受之安然。那安氏又放出恶肚肠，一应拖泥带水、粗贱生活，折罚他做，少不如意，又行朝打暮骂，寻闹一个不已。

一时凶狠实哀哉，平日恩情何在也。

柔条只是情愿忍耐，再无退言，安氏也无缝可寻，时时但闻恨恨之声。不期一日，宜寿走到亲娘面前，倒在怀里，哭将起来，诚所谓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的真情。柔条不觉伤心，失声号泣，惊动了安氏。好一似老虎头上去抓痒，发起凶性，执杖而骂道：“小贱人！好意叫你出嫁，你又撇清卖乖。如今拐骗儿子，用个主意，莫非要设心谋害？这番决难留你！”登时逐出门来，不容停留半刻。那个王基也不知躲在那里，就如与他毫不相干一般。柔条走出门来，上无亲，下无眷，竟似乞婆一般，身无挂体衣裳，口无充饥米粒。

昔作闺中女，今为泣路人！

幸得王家族里，有个王员外，平生仗义，扶危济困是他本念，目击家中有此不平之事，忿忿的要学个苏东坡谏诤柳姬，去解劝一番。又思量道：“妒妇一种，都是那些委靡丈

夫时常不能提醒，以致些小醋时，反假意任做取笑，又思一味欺瞒，百般招服，惯了他的性子，只晓得丈夫是好欺的，不管生死，遇着有事，声张起来，丈夫又怕坏了体面，遮遮掩掩，涂人耳目。容纵已不成模样，我如何便以舌争？不如且收留他家来安顿，免得外人耻笑。且待他儿子长成，慢慢再与他计较，两个会合罢了。”教个使用婆子去领了回家，随常过活。

不觉光阴如箭，宜寿日渐长大，家中替他说亲，请个先生教读诗书，恩抚备至。宜寿也不知嫡母之外，还有个生身母亲。王基也日就衰老，有子承宗，心满意足，对柔条也不在意了。无奈安氏胸中怀着鬼胎，时刻防闲。访问得这冤家留住本族家里，全怕人引他儿子去见，无事生事，去到那家，寻非作闹，絮絮烦烦，日夜不休，他家甚觉厌烦。柔条安身不稳，说道：“何苦为我一人，移累他家作闹。”依先走出，东游西荡，经州过县，直到凤凰山下，一所古庙安身。日间采些山草去卖，夜间神前栖宿。天青月白之下，仰天呼号：“宜寿，宜寿，知儿安否？知母苦否？”哀泣之声彻於四境。

偶遇梓童帝君云游八极，看见凤凰山瑞霭森蔚，倘佯于其间，闻而恻然，就本山之里域，问其来历。里域一一奏知帝君。帝君曰：“有此怨妇，何忍见之？有儿无望，何为生为？可怜凡夫昏昧，境界隔绝，夫人指迷，以至如此。吾将登宜寿于觉路，而与之聚孤乎！”遂题诗一道：

寻幽缓步凤山阴，惊见贫婆凄惨真。
有时念子肝肠碎，无计营生珠泪倾。

日采山花同伯叔，夜栖神宇恨王孙。
广行方便吾曹事，忍见长年母子分。

劳君竟往果山而来，寻访宜寿。

此时宜寿也有廿余岁，娶妻张氏，相得甚欢。不过二年光景，已生儿清秀，看看周岁。宜寿正与妻子对膝抱弄，怎奈张氏把丈夫前因往迹，件件明透，向恐婆婆严切，吞声不语，此时触景伤感，不免一五一十都向宜寿说了。宜寿惊心大恸，埋怨妻儿不早说破，即日便将家事付托于妻子，也不与爹娘禀告，单身就道，寻访生身之母。

到一市镇，人人下礼问去向；遇一庄村，个个陪笑探虚实，那见有些影响？宜寿又自想道：“他是女身，怎能走得远路？或在附近四邻乡村存身，不如回转细访。家中父母知他私出，又着人四下追求，遇见宜寿，劝他回程。宜寿只得转来，一路求神问卜，朝思暮想，凄惨已极。正好帝君驾云而来，观见他苦楚景状，因而托彼一梦，梦中指点他该经过的地方，某处登山，某处涉水，明明令其牢记。宜寿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正是：

分明指与平川路，不必奔波逐去程。

宜寿打发家人先回，仍依着梦中路程，逐程而去。走到一处，果然与梦中历过的境界相合，心中暗喜，猛力前奔，免不得晓行夜住，宿水餐风，望路而行。

逐程风景无心恋，贪望慈帏指顾中。

一日，走到凤凰山下，倏然一阵狂风大雨，前无村舍，后少店房，刚有一间古庙坐在路侧，挨身而进，避这风雨。抬头瞻仰庙宇，却是本山土地之神，整冠端正，拜祷神前。忽然见一老妇，背一捆山柴，跑进庙来，放柴在地，看见一人跪着，听其声音，又是同乡，追思旧土，想念娇儿，高叫“宜寿”数声。宜寿急促回看，却是一个老妇，连忙答应，转身细认，吓得柔条反呆了脸，开口不出，倒去躲了。宜寿仓皇失措，觉得自己轻率，深为懊悔。那柔条亦一时着急，不暇辨别。及至过了一会，追念声音，模拟面貌，着实有些动念，从新走来致意。宜寿便将远地寻母的缘故，细细说明，又问他因何只身在此？柔条也将生儿被逐的出迹，一一诉说。两人情景，适合符节，子抱母，母抱子，痛哭伤情。

踏破草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两人相携，依路而归，不觉到了家门。其时王基二老已是昏耄，媳妇带了孙儿，拜贺于庭。一家团圆，和气盈满，叩谢神天，永载不朽。若使王基不萌娶妾之念，焉得有继统之人？只是后来也该竭力周旋，不宜任他狠毒。若是柔条不生此子，谁肯登高涉险，胝蹶而趋，感动神灵，指引会合？故为丈夫的不可学王基，为子的不可不学宜寿。

骨肉摧残数十秋，相逢全在梦中游。

当年不解承宗嗣，安得孤身返故丘！